

行走

## 初夏百狮园

崔治营

回回环环一条河，蜿蜒迤迤连京杭，清清爽爽一河水，载舟载文载欢乐。运河，挥动柔软绮丽的水袖，可劲打扮着沧州这座古老的沿海城市。沧州，这座千年古城，以睿智、发展的眼光，不断丰盈运河的神韵。于是，南川古渡码头、百狮园、大运河公园、园博园等闪亮登场，成了“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好去处。

初夏，我禁不住大运河胜景的诱惑，在一个云多却不活跃的周末早晨，带领老伴和一双孪生爱女，在县城坐上一辆计程车，风风火火奔赴百狮园南川古渡码头。

我们到百狮园时，还不到八点，不算晚，可比我们早到的人已经很多。我们在南川古渡码头口做了短暂停留，拍了几张码头靓照，便随游客们一起，信步运河岸，游赏百狮园。

脚下是一条木栈道，一侧是水波粼粼的运河，一侧是风光旖旎的百狮园。有风从南来，空气中多了与别处不一样的味道。细嗅，湿湿润润，有一种说不清的清爽。我对女儿说，这就是大运河的味道。女儿们学着我的样子，翕动鼻翼，但多了一个微闭双目的陶醉状。老伴

不发表意见，只是抿嘴浅笑。

太阳还被云遮挡着，云不灰暗，也不东飘西荡，仿佛被施了定身法。风在运河上轻拂，河水无法静成一面镜子，一个涟漪追着一个涟漪，水中的云晃荡起来。前边飞来一只鸟，并不陌生的鸟，长尾巴、白肚皮，是喜鹊。喜鹊从水面上飞过来，也不回避游人，潇洒地落在栈道的一根桩子上，凝目不语。也许它在想，今天的河水怎么不比昨天看上去清冽了呢，毕竟，昨天是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

近岸，半人高的芦苇尚在童年，叶儿绿得发亮，茎有小指粗，一看就是营养充分的样子。它们的根深深扎进运河，再大的风也撼不动它们的根基。微微拂动运河水的风对近岸的芦苇来说，就像痒痒挠，让它们舒服地眯着眼睛，身体轻轻抖动。如果细听，似有歌声在水与芦苇叶间轻轻荡漾。

我们追踪着苇叶与水的低吟，将目光投向远处，一道气势非凡的“虹”横跨两岸。那“虹”宛如吸引力极强的磁铁，牵动起我们的脚步，这道“虹”叫沧曲桥，桥下有游船驶过，开放型的游船。船上的游客身着橘红救生衣，看不清神

情，但可以想象，心中的兴奋、自豪、新奇肯定都写在脸上。更远处，还有一条大船，船上有起重装备，装备旁或坐或站十几条壮汉，也都身着橘红救生衣。他们是水上工人，大运河的美容师、护理员。

哗哗的水花推着维修船远去了，我们跟着运河拐了一个弯，前方又赫然一道气势非凡的“虹”。“虹”的两端有游人上下，“虹”的中央，有人在极目远眺。这道“虹”成了吸力更强大的磁铁，牵着我与女儿们的脚步小跑起来。老伴也想跟着跑，可是她的肺活量小了些，只得努力快走。来到“虹”近前，才知道它叫百狮桥，很高，整个身躯下没有一根柱子，宛如一轮巨大的弯月。我们跑上桥顶时，水中摇曳的涟漪，忽然白亮起来，有些刺目。我不禁抬头，太阳不知何时从云后探出半张脸来。就在这半张脸，让很多年轻的游客将外衣搭在了肩头或臂弯，让运河的水面平添了恁多激滟之美。

太阳的脸越露越大，温度越来越高，陡增的热度加速了游人的疲惫。于是，一双双或大或小的脚从百狮桥北挪下来，顺着一条弯曲的

彩色通道迤迤向前。甬路两边有很多叫不上名的树木花草，每一棵树每一棵草都幸福而骄傲地昂着头，把生机展示给游人。

远处树木间，忽然冒出一片尖顶飞檐的青砖建筑，看到这个奇观，我们忘了太阳的热度和周身的疲惫，来到了它的近前。门洞西侧墙上 是王蒙先生的题字——沧曲书舍。百狮园中陡然出现的书舍，给人的那份新奇难以叙说。游人们大都如我心里吧，不约而同汇成了一条小溪，七扭八拐，来到了一个入口。顺阶而下，一股凉气扑面而来。及至底层，豁然开朗，宜人的凉意中又多了恁多雅意。在展厅门口，我们邂逅了一位画中的艺术家，他头发花白，鼻梁上架着一副花镜，炯炯的目光凝视着前方。这位艺术家是东光之子，国家一级美术师杨秀坤先生。杨先生擅长花鸟，亦工人物，曾师从著名画家黄胄先生。其作品笔墨精到，形神兼备，雅俗共赏，深得人们喜爱。

进入展厅，目不暇接起来。杨先生的作品果然名不虚传，无论一只鸡、一棵草，一根扁担，抑或是一个抬筐、一张铁锨，都宛若实物，神韵悠然。至于人物，那更妙的说，一辮头发、一颗牙齿、一道皱纹、一个手势，全都笔墨精到，让人叹为观止。站在《喂鸡》前，仿佛能听到公鸡振翅、母鸡欢食的声响。站在《修河图》前，眼前立马铺展开一幅千万群众战天斗地的画面。画面上红旗猎猎，热火朝

天，有的人在刨土，有的人在装筐，有的人在担担，有的人在疾行。一张张面貌各异的脸上全都充盈着乐观向上、以苦为乐的豪情。驻足画前，我欢欣鼓舞，仿佛回到几十年前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看完杨先生画展，我蓦地找到了一条根，一条源远流长的运河文化之根，这条根深植运河，巍巍然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树上结满各色各味的果实，有沧州武术，有南皮落子，有献县单桥，有河间诗经，有沧州锅饼，有寨子陈醋，有东光苦萨，有连镇烧饼等果实，五光十色，璀璨夺目。

太阳升得更高了，女儿说要坐游船。于是，我们又回到南川古渡码头。

坐到游船上真真切切地亲近一下运河，和在岸上走马观花的感受大不一样。翕动鼻翼，那温湿润润的运河气味又钻进鼻孔，游走到全身，舒服极了。过黄河路大桥时，由于桥面很宽很低，有一种扑面而来的压迫感。船头一个小朋友被这种压迫感所兴奋，踮起脚，伸出臂，欲触摸桥顶。乘务员劝阻的声音及时传来，消弭了小游客触摸大桥的热情。

风一阵阵地吹过来，比岸上感觉略大，太阳的热度在这儿打了折，送给我们的，除了惬意还是惬意。缠绵的惬意中，运河的文化之树随游船流动了起来，船向前进，树向后移，树上的每一颗果实，比先前更璀璨，更夺目。

传奇

## “州粪”

吴俊泉

说起“州粪”，20世纪四五十年代至60年代初，沧州的不少人应该还有记忆。

提到“粪”，的确摆不到桌面儿上。可对庄稼人来说，特别是运河湾子里种菜园子的菜农，那是视之如金。“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嘛。那个年代，没有这“粪”那“粪”的洋肥料，靠得都是自家积攒的牲口粪、人粪同烧火做饭剩的柴灰和扫院子的脏土混合在一起的“土粪”。单靠这些，无论从质量上和数量上都不能满足庄稼人，特别是运河湾子里种菜园子的菜农的需求。于是，人们就把粪源延伸到沧州城里。

那时，沧州城里几乎没有公厕。大多数人把粪便积攒在马桶里，也有的在院子的角落里，用高粱秸秆儿或木板围个圈子，作为方便的厕所。过几天，人们把这些粪便弄到城外，倒在乱葬岗子里。有的自己懒得动手，就花钱雇人去倒。

河爷正挑着两只水筒在城里卖水。时间不长便产生了主动到城里收集这些粪便垃圾的想法儿。于是，他带着几个人，担着挑筐拿着铁锨沿街吆喝着“收粪喽——”，挨家挨户收集粪便垃圾，不收分文。市民们得知消息后，非常高兴，一听到吆喝声，就主动打开院门请他们进去。有的还特意为他们备好茶水。河爷他们把从各家各户的马桶和积攒的粪便垃圾，弄到运河岸边空旷的地方，将马桶的粪便和垃圾土粪搅和在一起堆积起来，然后用打鱼用的木船运到运河湾子里，补充各家粪肥的不足。后来，人们就把从沧州城里收集的粪肥叫“州粪”。不仅“州粪”由此得名，还因“州粪”发生了一件令人感动却隐藏了多年的传奇故事。

这天，河爷他们正在西河沿上忙着往船上装粪，一位30多岁的汉子走过来，二话不说，拿起家伙就跟他们忙活起来。

河爷觉得奇怪，上前说：“这位兄弟何处高就？我们这些脏活儿可别弄脏了你手脚。”说着上前夺他手中的铁锨。

那汉子紧握铁锨不放，说：“我们都是劳苦大众，这样的活儿我常干。咱这干活儿的人，闲着浑身不舒服。来帮帮手，交个朋友，今后也好在沧州混生活。”

河爷不好再拒绝，说了几句客气话，就一起忙活起来。只半天的工夫，五只船都装满了。那汉子放下家伙儿和大家打个招呼抬脚走了。一连几天，那汉子都是这样。

这天，那汉子又来了，说：“我想和几位商量个事。”

河爷忙说：“有事尽管说，只要我们能办到，咱没二话！”

那汉子说：“我有一批货要运到南方去，往返要十天的时间，旱路不方便，想雇你们的船走水路。一路上，你们几位吃喝我包着，另外每只船再给50块大洋。”

大家把目光投向河爷。河爷问道：“什么货？”

汉子压低声音说：“当然是私货。”

大家顿时瞪大了双眼：“是烟土吧？”

汉子只是摇摇头。

河爷说：“要是烟土，你给个金山我们也不干！”

汉子摇摇头，把河爷拉着一边，在他耳边小声说了些什么，河爷点点头，然后回到大家眼前：“这活儿，咱们干啦！”

大家一下子愣住了。一个叫顺子的说：“河爷，到底是什么货呀？他不说清楚咱不能干呀！”

河爷没回答顺子，对大家说：“你们信得过我河爷不？”

大家齐声道：“当然信得过！”

河爷认真地点点头：“好！那就听我河爷的！现在不装船了，等天黑下来装货！”

大家相互瞅瞅，都是一脸的疑色。可谁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再说，这些年河爷做的事，没有一件出格的。于是，又齐声说：“听河爷的。”

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汉子领着三辆马车悄悄地来了。他向大家招招手，小声说：“我的货来了。咱先把这货装到底下，上边再装州粪。”

说完，他让车把式掀开了车上的苫布。只见车上装的都是用油布包好的箱子。大家愣怔之际，河爷说：“还愣着干什么，赶快卸货装船！”

大家不敢怠慢，七手八脚急忙把车上的十几只箱子卸下来分别装到五只船上。汉子又从车上拿下几块油布，分别严严实实地盖到那些箱子上面。大家才把州粪装上船。

夜幕下，闪着银色波光的运河水载着五只装满州粪的木船缓缓向南方驶去。

三年时间，河爷他们如此这般向南方运了九趟“州粪”。结账时，河爷对那汉子说：“每趟每只船我们只收你五块大洋，够我们养家糊口的了，多一块也不能收！”

汉子无奈，只好依了河爷。

河爷的慷慨无私换来的是人们背后的猜疑和抱怨。有的说，河爷精明了多半辈子，却在这件事儿上犯了糊涂。有的说，河爷和那汉子暗地里合计好了，河爷在里边吃了“回扣”。这些话传到河爷耳朵里，他一点儿也不在意。

直到沧州解放后，那位汉子找到河爷他们，才解除了人们对河爷的这些猜疑。原来那汉子是解放军一名侦察员，那些“私货”，都是药械和军火。

温故

## 芒种收麦考姑爷

窦高山

20世纪90年代初，村庄里大型农机的使用几乎为零，收麦全靠一把镰刀和一身力气。

对于庄稼人来说，男人会不会干农活，自然与能不能顶家过日子联系在一起。会干农活的叫“庄稼把式”，名号硬气；不会干农活的叫“汤郎子”，多有贬义。有女儿的人家选姑爷，首先把能不能干好农活作为“硬性”条件。硬件过关了，其他就好说了。日子过得好坏，将来要靠自己，能干农活最起码能养家糊口。

订婚后“考姑爷”，也就成了必走程序。农活干得好坏，不是嘴上说说的事，就像体育队员，有没有真本事一试便知。“挑河、打堤、拔麦子、脱坯”是沧州农村编成“歌子”的四大累活，一天能割两亩麦子就算优秀。芒种前后，准岳父家的麦田也就成了姑爷结婚前的考场，陪考和监考的自然是非岳父的全家。

运河两岸土肥水甜，勤劳的庄稼人每年都是两季田，割麦又出抢麦。小满一过，喝足运河水的小麦被几场热风一吹，满眼的碧绿渐渐变黄。麦穗硕大，麦秆坚挺，运河水如油彩，西南风如笔，蓝天白云下，几日便把运河两岸绘成一幅巨大的金色图画。一个响头儿，麦子就熟了。

高兴二伯满脸的喜色，天不亮就开始磨镰，麦熟前几日每天都到地里转上三遭，搓把麦穗，嚼一嚼大自然馈赠的清香。碰到人就凑上笑脸，嘴也闲不住：“今年又是个好年头，麦穗子密得大针都落到地上！”

也有爱抬杠的：“悬点了吧？那不成实着的了吗？”

高兴二伯更高兴了：“嘿嘿，巧了，我拿个针尖正扎在麦芒上！”

运河岸有风习习，麦穗摆动如河心波浪，此起彼伏。麦田里的准姑爷低头割麦，偶尔抬头，

看到准岳父肯定的眼神，便增加了许多干劲儿。

家庭状况不一样，“考核”难度就不一样。劳力多不指望姑爷干活的，就象征性领着他去小块的麦地。一大家人割不上一遭，干不上一小时的话。丈母娘疼姑爷，让女儿领着姑爷回家安排午饭，别人转移到另一块地里。

也有指望姑爷的人家，新姑爷来了是要住上两天的。不但帮着割麦子，还要帮着完成所有收麦程序，直至颗粒归仓。这是真正的考验，不但完成地里的活，还涉及运输、铡麦秸、晾晒、碾压、扬场、泥麦秸垛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又分出多个细节。完成每个细节都是需要力气和技巧，不是从小练就的“把式”，还真难做不到。

终于完活了。麦粒灌装成袋，麦秸垛成圆垛，打麦场上变得平展空旷起来。已是月牙挂苍穹，新姑爷和未过门的妻子站在饱满的麦袋中间，吹一丝晚来的凉风，相互深情地望上一眼，自然生出满心的温馨和幸福。

也有考砸的，“庄稼把式”的岳父肯定瞧不上“汤郎子”的姑爷。高兴二伯家的二姐夫，就没被二伯看上。当时二姐夫高高的个子，白白净净的，说话也受听，见面后全家都夸赞。可那天割麦回来，却弄得二伯满脸阴沉，不和二姐夫说一句话。别人问二伯新姑爷怎样，二伯哼道：“干活看见了，吃饭不见面。”

“这不挺好吗？”

“这还好？麦地里什么时候回头看他，他都在后面直腰站着，吃饭的时候就光看见筷子看不见脸了！”

虽然当年二姐夫没有被老丈人“考中”，但也没有影响和二姐结婚生子。几十年过去了，他还是我们的二姐夫。提起当年的事情，二伯倒是端起酒杯，嘿嘿一笑：“要不是我开明豁达，当年支持你们二姐，这小酒还真喝不了这么多年！”



吉祥云彩 (国画) 马钢作

|| 人间

## 立夏 (外二首)

风起云舒

春倒杯中，立夏眼前  
提升一个刻度，情思继续烹煮  
这初遇的炙热，给一个倾斜

春雨计步器闲置，加持上岸的分量  
给高枝一个期待，长出  
一双翅膀  
塘底挣脱的念，写一笔的芳华  
送姑娘出城，芍药花落  
扬鞭催马的光照，催生万物的欲望  
举杯酒满款待，人间盛情

清明

悲伤属于天空，梨花属于大地  
眼泪属于我时，梨花带雨地飘落  
后来的母亲活着，人间是一场梦  
蓝天上的白云，一汪海的看见  
一匹赤焰烈马，踏浪跑过

而大地凸起的部分，正是我凹陷的部分  
相对而思  
母亲举着镜子，我怀揣  
一枚月亮

谷雨

东起的光芒，抱紧一根青藤  
运河上放满的波光  
这是一念放远的流径，谈起谢家坝  
久经冲刷  
关上夜里的房门，安居的百姓

糯米滴筑  
给岁月一个深情，几经风雨洗礼  
时空的伤口，再也没有开裂  
堆砌而来的谢家坝精神，传承至今  
这不得不让人感动，沿路的草木  
一次次落泪，叶落归根

丰收之际  
满眼的五谷低头弯腰，给了  
一个仰望

|| 人间

## 爱，大睁着眼睛

韩雪

沿着南运河堤顶路一路北行，至黑龙港引河河口，只见白杨茂密，高耸入云，绿荫如盖，友人告诉我，这里曾是一个有名的爱情圣地。

望着我不解的目光，友人带我走到一棵大杨树前，仔细地指点着，瞧，这上面，还有爱的记忆、爱的表白呢！

我凑近一看，树干上刻满了酷似甲骨文的一笔。定睛一看，是一个个的汉字，细细端详，有某某某、曲某某，还有邵某某的字样。原来是一个个的名字。

另外一棵树上，赫然刻着一个大大的“爱”字。时隔多年，依然清晰可辨，当年用小刀刻下的，大胆而直接的盟誓，已经变得沧桑而深情，近乎化入了年轮。斑驳陆离的树干上，上下周遭布满了括号状的瘢痕，宛如一只只大睁的、美丽的丹凤眼。

友人告诉我，这是20世纪80年代，附近村的年轻人来这里谈恋爱的地方。那些姓氏，都是周边村庄里最常见的。

那个时候——说到这里，他脸上是一片神往陶醉的表情——不论白天夜晚，河畔、堤上、树下、草丛……到处徜徉着成双成对、喁喁私语的情影。

提起20世纪80年代，一种亲切的、怀恋的情愫，倏忽袭上心头。那个时候，那些年轻人的队伍里就有个我。不过，我的爱情圣地不在这里，而是小城南的大运河畔。爱的底色里，长满了一颗棵朴实无华、

风中哗哗作响的白杨树。

我的爱，热烈而甜蜜，纯真而美好，一段冰火情缘，不亚于高石之恋，却无疾而终，随风而逝。我们的誓盟，没有刻在树上，而是刻在心里，刻在岁月里，刻在心心念念的回忆里。

我永远真诚地感谢，在我懵懂、莽撞的青春里，陪我度过的那个人，今生遇见你，足以慰风尘。

那时候，年轻人的标配是，数理化自学丛书、人生意义讨论、《青春万岁》、牛仔裤、领带、西装、录音机、邓丽君、李谷一等。更重要的是，爱，成了个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权利，回到了纯粹，回到了荷尔蒙，回到了青春的宿体，回到了奋斗的时代。

那一个名字，绝不是简单的汉字笔画的组合，而是一张张青春的面孔，一片梦想的天空，一段激情的岁月。

啊！那一个名字，不曾谋面的朋友，我的亲人，我真的很想认识你们。我不知道，你们中的人，是否还重返过这里，回忆里还有没有这里？

也许你们中，有的有情人终成眷属，有的爱情可能被雨打风吹去，但是，只要经历了，见证，怦然心动过，心旌摇曳过，就是拥有，不是吗？

相信，那段美好的过往，那段刻骨铭心的爱，你们或者我，不管时光如何推移，都会历久弥新，一直隐藏在那最柔软温热的地方，并且，大睁着眼睛。



清江独钓 (国画) 狄红卫作